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七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陳賓

禮記集說卷一百七

宋 衛湜 撰

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

鄭氏曰此權禮弁絰帶者變喪服而弔服輕可以即事也

孔氏曰國家有事孝子不得遵常禮故從權也葬竟未卒哭王事入於巳國既卒哭則出為王服金革之

事公政謂國之政令入大夫家卒哭則有變服令服

弔服以從金革之事無所辟也變服重弔服輕故從

戎便國君當亦弁經也然此云弁經帶弁經謂弔服

帶謂喪服異凡弔也

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

黝堊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内無哭者樂作矣故也

鄭氏曰黝堊堊室之飾也地謂之黝牆謂之堊外無

哭者於門外不哭也内無哭者入門不哭也禫踰月

而可作樂樂作無哭者

孔氏曰此一經論練及祥禫之節練居堊室猶不與人居也練後漸輕故君大夫士得謀已國家事也祥大祥也黝黑也平治其地令黑也堊白也新塗堊牆壁令白稍飾故也外即中門外堊室中也祥之日鼓素琴故中門外不哭若有弔者則入即位哭也内中門也禫已縣八音於庭是樂作矣故門内不復哭也

鄭注禫踰月定本禫作祥禫踰月自然樂作矣

嚴陵方氏曰既練君謀國政異乎既葬之不言國事矣大夫士謀家事異乎既葬之不言家事矣或言政或言事者主在上則曰政兼在下則曰事葢絜其地使微青塗其牆使純白以吉之先見故致飾以變其凶若既練所居之室以堊則以表哀素之心耳非致飾也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内者父在為母為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

內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

鄭氏曰從御御婦人也復寢不復宿殯宮也歸謂歸夫家也

孔氏曰此一經釋禫節言禫時從御婦人於內也吉祭而復寢者謂禫祭之後同月之內值吉祭之節行吉祭訖而復寢不待踰月若不當四時吉祭則待踰月吉祭乃復寢案閒傳既祥復寢謂不宿中門外復

於殯宮之寢此復寢謂平常之寢文同義别故鄭注不復宿殯宫也案喪服女子為父母卒哭折笄首玄謂卒哭喪之大事畢可以歸於夫家此云既練不同者喪服注云可以歸是可歸之節其實歸時在練後也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

鄭氏曰此公公士大夫有地者也其大夫士歸者謂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

孔氏曰此經明公士大夫有地之君喪其臣歸之節

臣下呼此有地大夫之君為公故曰公之喪大夫俟

練者此君下之臣大夫待練而歸也知此公是公士

大夫有地者以其臣大夫待練士待卒哭故知非正

君也雜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彼謂正

君與此殊也案皇氏曰鄭注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

者素先也君所食都邑謂公士大夫之君采地言公

士大夫在朝廷而死此臣先在其君所食之采邑君

喪而來服至小祥而各反故云歸也

山陰陸氏曰言侯著哀之殺早矣據父母既練而歸曰既哀有餘也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

鄭氏曰歸謂歸其宮也忌日死日也宗室宗子之家謂殯宮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次謂不就其殯宮為次而居

孔氏曰此一經明庶子遭喪歸家之節大夫士謂庶子為大夫士也父子異宮故有父母之喪至小祥各歸其宮也適子則終喪在殯宮朔月朔望也宗室適子家殯宮也雖練各歸至忌日及朔望則歸殯宮也諸父諸兄弟並期為輕故至卒哭而各歸此謂適弟則庶兄為之次下兄不次於弟謂庶弟也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為之賜大斂焉夫人於世

婦大斂焉為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為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

鄭氏曰為之賜謂有恩惠也加盖而至於臣之妻略也

孔氏曰自此至君退必奠明君於大夫及士并夫人於大夫士恩賜弔臨主人迎送之節君於世婦謂內命婦常為之恩賜則小斂而往然則君於大夫大斂是常小斂是恩賜案隐元年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此

謂卿當未襲而往故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宫叔弓卒去樂卒事公羊云君聞大夫喪去樂卒事而往可也是卿未襲而往柳莊非卿衛君即弔急弔賢也君於外命婦恩輕故既大斂入棺加盖之後而君至也於諸妻謂姪娣及同姓女也同士禮故為之賜大斂焉若夫人姪娣尊同世婦當大斂為之賜小斂焉於大夫外命婦謂夫人於大夫及外命婦既殯而往但有一禮無恩賜差降之事也

嚴陵方氏曰小斂在先大斂在後喪事以逮為敬故大斂而往者則為禮之常小斂而往者則為之賜也
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内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
鄭氏曰殷猶大也朝夕小奠至月朔則大奠君將来

則具大奠之禮以待之榮君之來也祝負墉南面直君北房户東也小臣執戈先後君君升而夾階立大夫殯即成服成服則君亦成服錫衰而往弔之擯者進當贊主人也始立門東北面稱言舉所以來之辭也視祝而踴祝相君之禮當節之也

孔氏曰此明君弔大夫之禮君於大夫雖視大歛或有既殯之後而始往與士同也君將往使人豫戒主人主人重君之來先備月朔大奠之禮待于門外見

君馬首先君而入祝先道君升阼階在君之北立於房戶之東皆負壁而鄉南墉壁也君位于阼者主人不敢有其室也執戈辟邪氣也擯者進於孝子前告孝子使行禮喪贊曰相此云擯者以君之弔禮故以擯言主人北面拜而稽顙君舉弔辭祝以相君先踊君乃視祝而踊君踊畢主人乃踊鄭注直君北者直當也顧命云夾階上刃故鄭知夾階立也

橫渠張氏曰殷衆也周禮立其殷謂置衆士也殷奠

者以盛此禮報事衆人執物以進所以表其勤也是以殷奠不足則取諸大功以下又不足則反之是知用人之多也其進之也必人執一物以薦薦有不盡則反之却來取以再薦之也易言殷薦之上帝亦是衆進之義

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焉

君弔則復殯服

鄭氏曰迎不拜拜送者拜迎則為君之荅已三問三往壹問壹往所以致慇勤也君弔則復殯服者復反也反其未殯未成服之服新君事也謂臣喪既殯後君乃始來弔也復或為服

孔氏曰此一節明君來弔士與大夫其禮不同也大夫則奠可也者君既在阼主人在庭踊畢則釋此殷奠于殯可也言對人君可為此奠士卑不敢留君待

奠故先出俟君于門外君使人命反設奠士乃反入設奠主人奠畢又先出門待君大夫士同君退主人門外送之而拜案曲禮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荅拜然則喪法孝子拜賓無荅拜之禮鄭注云為君荅已者意恐君之荅故不拜迎案僖二十四年左傳宋先代之後於周為客有喪拜焉謂其餘諸侯來弔國喪主不拜宋用敵禮拜謝之亦主人拜賓之義也殯服則苴絰免布深衣也不散帶故小記云君弔雖不

當免時也主人必免此謂臣喪大斂殯君有故不得

來殯後始來弔也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

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

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内拜稽

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

鄭氏曰視世子而踊世子從夫人夫人以為節也世

子之從夫人位如祝從君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夫人弔臣禮先入門右門亦大門也孝子迎君之妻亦如迎君禮也主婦臣妻也夫人來弔故婦人為主人世子夫人之世子隨夫人來也夫人來弔則世子在前道引其禮奠如君至之禮者亦先戒乃具殷奠夫人即位哭後主婦拜竟而設奠事如君弔禮主婦送于門內門寢門也婦人迎送不出門故夫人去於路寢門內拜送之主人送于大門外喪無二主主婦已拜故主人不拜

金華應氏曰君臣之際猶家人也君於外內婦既殯往夫人於大夫士之家亦往弔之然蓋弔內子士妻之禮亦在其中矣主人迎而先入門右夫人升而自階待夫人猶待君也主婦拜稽顙于下執妾禮猶臣禮也夫人之行世子實侍之世子視祝而踊夫人則視世子而踊也退則送于門外婦人迎送不下堂而特至門者為所尊變也其來也主人迎于門外送亦如之所以代主婦而伸敬也門外者男子之所有事

婦人迎送不出門雖對所尊而不敢變也古之君臣猶一體也頭目手足疾痛慘楚彼此無不相應君臣猶一家也父兄子弟吉凶休戚上下無不相關視之如一體故疾則君三問再問喪則君或撫或踊真若吾手足之虧折焉視之如一家故君喪則大夫士位乎東世婦士妻位乎西不翅父兄之痛也及臣之有故則君視之夫人視之世子視之真若子弟之失亡焉然諸婦之至君所惟喪祭為然詩曰諸宰君婦廢徹

不遲諸侯非問疾弔喪則不入諸臣之家夫人之行必與世子偕其動也不茍矣

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即位于堂下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婦人即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賔客其君後主人而拜

鄭氏曰入即位于下不升堂而立阼階之下西面下正君也衆主人南面於其北婦人即位於房中君雖不升堂猶辟之也後主人而拜者將拜賔使主人陪

其後而君前拜不俱拜者主人無二也

孔氏曰此經明大夫君之禮大夫下臣稱大夫為君故曰大夫君不迎于門外貶於正君也主人北面者其君即阼階下位故適子辟之所以在君之南北面也婦人之位在堂君雖不升堂猶辟於房中正君來禮亦如此不言大夫君之妻來者當同夫人禮也前君臨大歛云主婦尸西以大歛哀深故不辟君今謂殯後也當此大夫君來弔時或有本國之君命或有

國中大夫命婦之命或有昔經使四鄰之國卿大夫遣使來弔若有此諸賔在庭則此大夫君代主人拜命及拜賔以喪用尊者拜賔故也然大夫君不敢同於國君専代為主故以主人陪置君之後君先拜主人後拜不同時拜故鄭云主人無二也

君弔見尸柩而后踊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

鄭氏曰君弔塗之後雖往不踊也君退必奠榮君之

來

孔氏曰君來不先戒當時雖不得殷奠君去後必設奠告殯以榮君來故也案皇氏曰前文既殯君往視祝而踊殯後有踊者謂既殯未塗得有踊也故鄭注云塗之後不踊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

鄭氏曰大棺棺之在表者也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

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二四者皆周此以内說而出也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椑用杝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椑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庶人之棺四寸上大夫謂列國之卿也趙簡子云不設屬椑時僭也

孔氏曰自此至篇末總論君大夫士等棺椁及飾棺之異并椑綼之殊此經君大夫士等棺椁厚薄之制天子四重之棺屬與椑合一尺大棺六寸水兕革棺

共六寸都合厚二尺四寸也上公棺則去水皮所餘三重合厚二尺一寸伯子男則又去兕皮但餘三棺為二重合厚一尺八寸也上大夫去椑四寸所餘大棺與屬合為一尺四寸下大夫大棺與屬各減二寸厚一尺也士則不重唯大棺六寸檀弓從内而說一次出外謂近尸有水革次外有兕革次外有椑次外有屬次外有大棺此先云大棺及屬乃始云椑是從外向内而說故知大棺及屬當梓棺也椑當杝棺也

桼檀弓孔子為中都宰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椁是庶人棺四寸也桼哀公二年趙簡子與鄭戰于鐵簡子自誓云桐棺三寸不設屬椑下卿之罰也大夫依禮無椑今云罰始無椑故知當時大夫常禮用椑時僭也

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鐕大夫裏棺用玄綠用牛骨鐕士不綠

鄭氏曰鐕所以琢著裏

孔氏曰此一經明裏棺之制裏棺謂以繒貼棺裏也以朱繒貼四方綠繒貼四角雜金鐟者鐟釘也尚書云貢金三品黄白青色舊説云用金釘又用象牙釘雜之以琢朱綠著棺也大夫四面玄四角綠士用玄亦同大夫用牛骨鐟

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

鄭氏曰用漆者塗合牝牡之中也衽小要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衽束之數蓋棺上蓋也用漆謂漆其衽合縫處也衽謂燕尾合棺縫際也束謂以皮束棺也棺兩邊各三衽每當衽上輙以牛皮束之故云三衽三束大夫士横衽有二每衽有束故云二束士卑不用漆衽束與大夫同檀弓云棺束縮二衡三者據君言也若大夫士横唯二束此文是也

君大夫鬊爪實于綠中士埋之

鄭氏曰綠當為角聲之誤也角中謂棺内四隅也鬊

亂髮也將實爪髮棺中必為小囊盛之此緑或為簍

孔氏曰此一節明鬊爪之異緑即棺角也士賤以物

盛埋之

君殯用輴欑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至于西序

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

鄭氏曰欑猶菆也屋殯上覆如屋者也幬覆也暨及

也此記參差以檀弓參之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輴欑

木題湊象椁上四柱如屋以覆之盡塗之諸侯輴不

畫龍欑不題湊象椁其他亦如之大夫之殯廢輴置棺西牆下就牆欑其三面塗之不及棺者言欑中狹小裁取容棺帷之鬼神尚幽闇也士達於天子皆然孔氏曰此一經明尊卑殯之制度凡殯之禮天子先以龍輴置於客位殯處然後從阼階舉棺於輴中輴外以木蕞聚輴之四邊木高於棺乃從上加綃黼於棺上然後以木題湊題頭也湊鄉也謂以木頭相湊鄉內也象椁上之四柱以覆之如屋形以泥塗之於

屋之上又加席三重於殯上其諸侯殯時則置棺輴内亦菆木輴外木高於棺後加布幕於棺上又菆木於塗上不題湊象椁也亦中間高似屋形但不為四柱此記稱君若據諸侯不得云欑至于上畢塗屋若君據天子應稱龍輴不得直云輴故鄭注云此記參差也大夫殯以幬者幬覆也謂棺衣覆之於大夫言幬覆則王侯並幬覆也西序屋堂西頭壁也大夫不輴又不四面欑以一面倚西壁而三面欑之又上不

為屋也塗不曁于棺曁及也王侯塗之而櫕廣去棺遠大夫櫕狹裁使塗不及棺耳士掘肂見衽其衽之上所處之出亦以木覆而塗之故謂塗上士喪禮云乃塗注云以木覆棺上而塗之為火備也帷幛也朝夕哭乃徹帷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

鄭氏曰熬者煎穀也將塗設於棺旁所以惑蚍蜉使不至棺也士喪禮曰熬黍稷各二筐又曰設熬旁各一

筐大夫三種加以粱君四種加以稻四筐則手足皆一其餘設於左右

孔氏曰此經明熬榖之異火熬其榖使香欲使蚍蜉聞其香氣食榖不侵尸也魚腊謂乾腊特牲士腊用兎少牢大夫用麋天子諸侯無文當用六獸之屬亦為惑蚍蜉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偽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

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

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

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

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

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

鄭氏曰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衆惡其親也

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士布帷

布荒者白布也君大夫加文章焉黼荒緣邊為黼文

畫荒緣邉為雲氣火黻為列於其中耳僞當為帷或作于聲之誤也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紐所以結連帷荒者也池以竹為之如小車笭衣以青布柳象宫室縣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霤然云君大夫以銅為魚縣於池下揄揄翟也青質五色畫之於絞繒而垂之以為振容象水草之動揺行則又魚上拂池雜記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士則去魚齊象車蓋蕤縫合雜采為之形如瓜分

然綴貝絡其上及旁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漢禮翣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於壙中檀弓曰周人牆置翣是也緌當為緌讀如冠緌之緌蓋五采羽注於翣首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葬時尊卑棺飾君龍帷者諸侯也帷柳車邊障也王侯畫龍以象君徳三池者織竹為

籠挂於荒之爪端象平生宫室有承霤也天子生有四注屋四面承霤柳亦四池諸侯屋亦四注而柳降一池闕於後一故三池也振容者振動也容飾也以絞繒為之長丈餘如幡畫幡上為雉縣於池下為容飾車行則幡動也黼荒火三列黻三列者荒為柳車上覆為鼈甲也緣荒邊為白黑斧文於黼文之上荒之中央又畫火黻各三行列行也火形如半環黻兩已相背也素錦褚者素白也褚屋也於荒下用白錦

為屋在路象宮室也加帷荒者帷是邊牆荒是上蓋褚覆竟而加帷荒於褚外也纁紐六者上蓋與邊牆相離故以纁為紐連之旁各三凡六也齊五采五貝者鼈甲上當中形圓如車蓋高三尺徑二尺餘凡車蓋四面有垂下𧰼今此齊形上象車蓋旁象蓋𧰼上下縫合五采繒列行相次如爪内之子以穰為分限又連貝為五行交絡齊上也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者翣形似扇在路則障車入椁則障柩二畫

黼二畫黻二畫雲翣兩角皆戴圭玉禮器云天子八
翣諸侯六大夫四魚躍拂池者凡池必有魚故此車
池縣振容又縣銅魚於振容間若車行則魚跳躍上
拂池也君纁戴六纁披六者事異飾棺故更言君也
棺横束有三每束兩邊屈皮為紐三束有六紐用纁
帛戴索連繫棺束之紐與外畔柳材使相當值謂連
棺著柳故有六戴纁披亦用絳帛為之將一頭結此
戴出一頭於帷外人牽之每戴繫之故亦有六也謂

之披者若牽車登髙則引前以防軒車適下則引後以防翻車欹左則引右欹右則引左使車不傾覆也大夫帷畫雲氣二池前後各一池或云兩邊而已畫荒謂畫雲氣火黻錦褚與君同紐用四不一色故二纁二玄也齊三采絳黄黑也貝亦降二也翣降兩黼翣角不圭止用五采羽作緌無絞雉而有魚躍拂池戴不並用纁其數與披同四也士唯一池在前亦畫揄雉於絞在於池上紐降玄用緇四紐連四旁也齊

與大夫同一貝者一行絡之耳翣降二黻前纁後緇者戴當棺束通兩邊爲四戴也二披用纁通兩旁則亦四披也鄭注以華道路及壙中以翣入壙中則知餘物堪入壙中者皆入

山陰陸氏曰君龍帷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今龍在下變於生前纁後玄亦以此黼荒所謂加斧于其上者此類歟黻主義斷黼可否相濟有和焉素錦褚卽雜記所謂錦屋諸侯大夫士一也其異

者士以葦席為幹爾知然者以君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大夫亦云而士不言從可知也即異𪟝言若大夫不振容士揄絞玄紐二緇紐二之類是也然則殯與葬儀蓋無以異鄭氏謂大夫廢輴此言輴非也誤矣加偽荒荒一名偽荒以死為反真宅則凡所謂物皆偽也偽或作于亦通言加于荒則素錦褚加于偽荒之上大夫不言加偽荒則以上加偽荒知之也纁紐六素錦褚加于荒之紐敟齊五采五貝齊裳下緝

也謂以五采五貝綴裳帷之下歟君纁戴六纁披六戴猶所謂紼披猶所謂引引之使行弗之欲止戴之使上披之欲下引弗戴披使即葬焉無係吝也見理者如是周官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以此再言君再言大夫再言士亦如此大夫畫帷布帷不畫畫帷畫以雲氣龍帷加龍焉易曰雲從龍二池不振容振蓋鷺也大夫不振容然亦不揄絞非德不足於此者也特鷺非大夫之事也雉亦非大夫之事也不言無振

容曰不振容不言無揄絞曰不揄絞以此揄絞縛青
雉若後世以綵結鸞鳳矣士布帷據此蒲席以為裳
帷亦其幹爾天子八翣皆戴璧諸侯六翣皆戴圭大
夫四翣士二翣皆戴緌戴玉者必戴緌戴緌者不必
戴玉緌旄也知然者以明堂位云有虞氏之緌夏后
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知之也
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
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宫御棺用功

布

鄭氏曰大夫廢輴此言輴非也輴當為輇聲之誤也輇字或作團是以文誤為國輇車柩車也尊卑之差也在棺曰綍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綍而設碑是以連言之碑桓楹也御棺居前為節度也士言比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壙無矣綍或為率

孔氏曰此一經明葬時在路尊卑載柩之車及碑綍之等輴國皆當為輇輇則蜃車在路載柩尊卑同用

蜃車諸侯紼有四條碑有二所天子則六綍四碑羽葆以鳥羽注於柄末如盖而御者執之大夫二綍二碑各一孔樹於壙之前後綍各穿之也士二綍無碑手縣下之大夫用茅自廟至墓士甲御自廟至大門牆内而止出路便否至墓不復御也羽葆功布等其象皆如麾此經論在道之時未論窆時經當雲引而云綍與碑者初在塗後遂窆葬故鄭云連言之至窆時下棺天子殯用龍輴至壙去蜃車更載以龍輴以

此約之諸侯殯以輴葬用輇明矣大夫朝廟用輴殯與葬不用輴也士朝廟用輁軸若天子元士葬亦用輁軸鄭云碑桓楹者天子用大木為碑謂之豐碑諸侯則樹兩大木為碑謂之桓楹此經君稱二綍二碑故云桓楹謂每一碑樹兩楹檀弓云三家視桓楹是僭也

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譁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

鄭氏曰封周禮作窆窆下棺也此封或皆作斂檀弓曰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謂此斂也然則棺之入坎為斂與斂尸相似咸讀為緘凡柩車及壙說載除飾而屬紼於柩之緘又樹碑於壙之前後以紼繞碑間之鹿盧輓棺而下之此時棺下窆使輓者皆繫紼而繞要負引舒縱之備失脫也用紼去碑者謂縱下之時也衡平也人君之喪又以木橫貫緘耳居旁持而平之又繫鼓為縱舍之節大夫士旁牽緘而已

庶人縣窆不引綍也禮唯天子葬有隧今齊人謂棺束為緘繩咸或為械

孔氏曰此一經論尊卑下棺之制至壙說載除飾之後解此蜃車之綍以繫於柩緘束之繩又將一頭繞碑間鹿盧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引者漸漸應鼓聲而下故云用綍去碑負引也諸侯禮大物多棺重恐柩不正下棺之時別以大木為衡貫穿棺束之緘平持而下備傾頓也大夫士無衡使人以綍直

繫棺束之緘下於君也君下棺時命令衆人無得喧譁以鼓封者繫鼓為縱舍之節每一鼓漸縱繂也大夫畢直命人使無哭耳士又畢哭者自相止也諸侯四繂二碑前後二繂各繞前後二繂之鹿盧其餘兩綍於壙之兩旁人輓之而下也天子則六繂四碑前後各重鹿盧每一碑用二繂前後用四繂其餘兩繫於兩旁之碑諸侯不重鹿盧前碑後碑各一綍其餘二綍在旁人持而下棺耳經云綍去碑謂前後綍

耳在旁之綍無碑也

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

鄭氏曰椁謂周棺者也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夫子制於中都使庶人之椁五寸五寸謂端方也此謂尊者用大材卑者用小材耳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六等其椁長自六尺而下其方自五寸而上未聞其差所定也抗木之厚葢與椁方齊天子五重上公四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一重

孔氏曰此一經明所用椁木不同君諸侯也諸侯用松心為椁材大夫以柏為椁不用松心士又卑用雜木也案檀弓柏椁以端長六尺注云其方蓋一尺以此差之諸侯方九寸卿方八寸大夫七寸士六寸庶人五寸雖有此約無正文可定也

棺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

鄭氏曰間可以藏物因以為節

孔氏曰此一經明棺椁之間廣狹所容也柷如漆桶

是諸侯棺椁所容也壺是漏水器大夫所掌甒盛酒之器也士所用也

嚴陵方氏曰柷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壺大一石甒五斗則其所容之大小可知君必以柷則與狄人設階同義

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

鄭氏曰裏椁之物虞筐之文未聞也

禮記集說卷一百七

禮記集說卷一百八

宋 衛湜 撰

祭法第二十三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為祭法者以其紀有虞氏至周天子以下所制祀羣神之數此於別錄屬祭祀

吳興沈氏曰祭法是燔柴於泰壇祭天也以至終篇即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之義疏也上只添禘郊祖廟一段

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鄭氏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下有禘郊祖宗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月令春曰其帝大昊其神句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曰其帝黄帝其

神后土秋曰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冬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已下稍用其姓代之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宜郊契

孔氏曰此一經論有虞氏以下四代禘郊宗祖所配之人經傳之文稱禘非一其義各殊論語云禘自既灌及春秋禘于大廟謂宗廟之祭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大傳云禮不王不禘謂祭感生

帝於南郊也此禘鄭謂祭昊天於圜丘者以文在於郊祭之上郊前之祭唯圜丘爾爾雅釋天云禘大祭比餘處為大祭故總得稱禘也案聖證論以此禘黄帝是宗廟五年祭之名虞氏之祖出自黄帝顓頊是虞帝七世祖以顓頊配黄帝而祭是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非鄭義也鄭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者以明堂月令五時皆有帝及神又月令季秋大饗帝故知明堂之祭有五人帝及五天帝也孝

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知於明堂也孝經云宗祀文王此云祖文王宗武王故知祖宗通言也此祖宗祭五帝郊特牲祭一帝而在祖宗上者以其感生之帝特尊之虞氏禘郊祖宗之人皆非虞氏之親是尚德也夏之郊用鯀是稍用其姓代之但不盡用已姓故云稍也云先後之次虞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者今虞先云郊嚳後云祖顓頊夏先云郊鯀後云祖顓頊殷先云郊冥後云祖契是在前者居

後在後者居前故云宜也案熊氏曰有虞氏禘黄帝者謂虞氏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大禘之時以黄帝配祭而郊嚳者謂正建寅之月祭感生帝於南郊以嚳配也祖顓頊而宗堯者謂祭五天帝五人帝及五人神於明堂以顓頊及堯配之也祖始也宗尊也其夏后氏以下禘郊祖宗其義亦然但所記之人當代各别虞字文單故以有字配之無義例也后君也殷周稱人以人所歸往故也

王氏曰祖宗為祖有功而宗有德其廟不毀郊與圜丘是一郊即圜丘也天唯一而已安得有六五行分主四時化育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五帝之佐也豈得稱天而鄭以五帝為靈威仰之屬非也禮周立后稷廟不立嚳廟是尊嚳不若后稷今乃以嚳配至重之天何輕重顛倒之失所哉郊則圜丘圜丘則郊猶王城與京師異名而同處

趙氏曰虞氏禘黄帝蓋舜祖顓頊出於黄帝則所謂

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郊嚳者帝王郊天當以始祖配天則舜合以顓頊配天也為身繼堯緒不可捨唐之祖故推嚳以配天而舜之世系出自顓頊故以為始祖情禮之至也舜宗堯當禹身亦宗舜凡祖者創業傳世之所出也宗者德高而可尊其廟不遷也夏后氏禘黄帝義同舜也郊鯀者禹尊父且以有水土之功故以配天祖顓頊者舜世系亦出於顓頊也宗禹者當禹身亦宗舜子孫乃宗禹也殷祖契出自嚳故

禘嚳冥有水功故郊冥以配天湯出契後故祖契宗湯者當湯身未有宗也周禘嚳義與殷同稷有播植之功且為始祖故稷當武王身亦未有宗詳見大傳

禮不王不禘下

藍田吕氏曰天子宗廟之祭自殷以前當祭有四春礿夏禘秋嘗冬烝是也非常之祭有四禘祫郊宗是也祫對犆之名無别祭因時祭而舉之故有犆礿祫禘祫烝春祭物薄故不祫犆犆祭一廟也春祭物薄

不足合食故特祭之祫合也合羣廟之主而祭於祖也禘諦也自義率祖順而祭之至於禰先尊後卑審諦昭穆同時異日各行其祭也常禘則止及大祖時雖禘大祖大禘則及其始祖所自出之帝以其大祖配之如周稷出於嚳嚳即始祖之所自出之帝四代皆然故禘從帝亦本此義始祖稷也大祖文王也二禘之祭皆在下有大禘則無常禘常禘歲行大禘則五歲一行傳謂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禘者若常禘則合于大祖大禘則合于始祖不失追享之義而合食之郊者推

其祖之功德可以配天者祀天於郊以所配者配之故曰郊宗者以功德可宗祀帝於明堂則以其宗配之禘郊祖宗雖皆祀其先然必推其先世之有功德者非此不在祀典故瞽鯀皆有惡德虞不郊瞽而夏郊鯀鯀有以死勤事之功也至周則以礿為夏祭而立祠以為春祭別出禘為大祭又有肆獻祼饋食之享肆獻祼饗禮也行於禘祭饋食食禮也行於嘗祭

郊特牲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

凡非常之祀用饗禮食禮也皆取於

此故周人禘祫間行於四時周官司尊彝云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追享禘也禘其祖之所出如追享先世之義朝享祫也合食有羣主朝於大祖之義饗食互用於非常非常之祭或饗或食禘郊祖宗廟亦不變然周公推嚴配之禮以事天之禮事其先故以后稷配天而郊之祀不祀天而祀稷以文王配帝而明堂之祀不祀稷而祀文王者周公時宗文王而已及其後世乃祖文而宗武故孝經與祭法異

馬氏曰禘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禘郊者祭天於

圜丘之郊祖者所以祖有功宗者所以宗有德先王
四時之祭則有常禮以常禮為未足以極其追遠之
意而又為禘以祭則及其所出之祖先王宗廟之制
則有常數以常數為未足盡祭饗之意而又立廟以
尊之則及於所祖宗之廟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
之所自出以傳考之虞夏者黄帝之所自出也故虞
夏禘黄帝商周者嚳之所自出也故商周禘帝嚳
延平周氏曰禘者猶審諦之諦言審諦其祖之所自

出而祭於喪畢之五年也故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配之郊者即配天於圜丘而郊言其地也故曰於郊故謂之郊祖者以其功之可祖宗者以其德之可宗故曰祖有功宗有德夫舜禹殷周同出於黄帝由黄帝而後顓頊由顓頊而後帝嚳此世本之所可推者也有虞氏夏后氏以其去黄帝之近故禘黄帝而黄帝乃為顓頊之所自出故禘黄帝而以其祖顓頊繼之殷周以其去帝嚳之近故禘嚳

而各推其祖以配之有虞氏夏后氏既同一禪讓得天下則有虞氏郊嚳而宗堯夏后氏亦當郊嚳而宗舜今於夏后氏反謂祖顓頊而宗禹何也舜之受禪止於一世故就舜之身言之則不得不郊嚳而宗堯禹之受禪傳於數世故就禹之子言之則不得不郊鯀而宗禹使就舜之子言之則固當郊瞽瞍而宗舜而就禹之身言之則固當郊嚳而宗禹殷周同以兵戈得天下而其所以得天下者皆非一日之積累然

有契然後有冥有冥然後有湯殷人旣郊冥祖契而宗湯則周人當郊公劉祖稷而宗文王今反謂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何也殷人於湯即有天下周人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武王繼之然後大統始集果以文王為得天下而宗文王則公劉為郊后稷為祖而武王之祀卒至於遷豈武王以戎衣之艱難而大統始集其祀卒不免於遷則孝子慈孫之心其能安乎且又以公劉而方於武王則公劉為可廢而武

王為不可遷此周之所以廢公劉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也孔子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令以周人禘郊祖宗之法推之則有虞氏郊嚳夏后氏郊鯀殷人郊冥皆為配天於圜丘而祖顓頊與契之類疑為配帝於明堂然昊天尊於五帝而后稷先於文王則后稷配天文王配帝可也而顓頊則先於帝嚳與鯀而契又先於冥令帝嚳與冥反配天於圜丘而顓頊與契反配帝於明堂何也記

曰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盖明堂之禮唯見於序周頌者之與孝經是明堂之禮虞舜夏殷之世未之有而唯起於周公則由殷而上所謂祖者固未嘗配祭於帝也又虞夏殷之世其禮猶質而不若周之文故所謂祖者即大祖也而為大祖者其廟不毀於萬世而其祭常行於四時則尊而且親所謂郊者其廟不免於毀而又止配祭於圜丘而已則尊而不親此虞舜夏殷之世所以用其先而尊者為祖後而

甲者爲郊至周則有祖有宗而後有大祖故后稷爲大祖而配天於圜丘文王復爲祖而配帝於明堂葢文之極於周也如此

嚴陵方氏曰禘於廟中所以示人道之近郊於邑外所以示天道之遠以其示人道故推其祖宗之所自出而情有所不可忘以其示天道故迹其功之所由起而理有所不可廢夫帝公天下者也王家天下者也有虞氏所郊所祖不皆視瞽瞍之親而視堯之親

者凡以為公而已夏后氏所郊所祖不皆視舜之親而視禹之親者凡以為家而已殷尚質故先後之序則因於夏而從其略周尚文故先後之序則變於殷而致其詳至於禘之與宗先後之序四代所同者以世之遠莫遠於所禘近莫近於所宗世之遠近不可易故也且虞夏殷之所郊者即周之所祖者是也周之所祖者即虞夏殷之所郊者是也虞夏殷之所郊者固嘗立廟矣及其世數之遠則毀之至於郊之祀

則萬世不易也周之所祖者固常配帝矣及其世數之遠則易之至於廟之立則萬世不毁也其名雖異其實亦同而已觀虞之制若又不相似然舜之紹堯猶父子也以是推之則同矣虞夏殷之所郊則以世之近者所宗則以世之遠者而周則反之何也盖虞夏殷所謂祖者廟之太祖也周之所謂祖者文王而已則世之遠近固可推矣周以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而又以之為大祖故也周既祖文王也孝經乃言宗

祀文王者以周公攝政稱文王故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祭莫大於追遠亦莫大於尊尊追遠則仁故有禘尊尊則義故有郊與祖宗蓋先王以謂吾之親出於其祖而吾之祖又出於其所自出之祖故審諦其祖之所自出者而祭於喪畢之五年然後於吾追遠之心有所能盡此其所以為仁也以吾之所尊者不過於祖考而物之所尊者不過於天故以吾所尊之祖考推而配之於萬物所尊之天然

天之精氣則一而吾之祖考不可以同配故或郊之以配於圜丘或祖宗之以配於明堂而後於吾尊尊之心有所能盡此其所以為義也蓋黄帝者虞夏之所自出帝嚳者殷周之所自出故虞夏殷周之世所以禘之高陽於虞夏為有德契文於殷周為有功湯武於殷周為有德故夏殷周之世所以祖宗之也虞夏殷周之世以其先而尊者為祖後而卑者為郊周之世則以先而尊者為郊後而卑者為祖何也蓋虞

夏殷則尚質周則尚文尚質則其所謂祖者即大祖也大祖之廟常存而不毁故處之以義之輕重而不以世之先後此先而尊者所以為祖後而卑者所以為郊也尚文則有大祖而又有祖大祖與祖其廟俱主於不毁故必處之以世之先後而不以義之輕重此先而尊者所以為郊後而卑者所以為祖也然舜授禅於堯禹授禅於舜禹生於縣湯生於主癸虞則宗堯夏則不宗舜而宗禹夏則郊鯀殷則不郊主癸

而郊冥又何也葢舜之有天下止於一身夏之有天下至於數世以是言之則其所宗者不得不及於禹也鯀則以死勤事而猶可推以配天故夏所以郊之主癸則未嘗有功於世而不及於冥此殷所以郊冥而已其所謂祖宗者葢離而貳之則有祖有宗合而一之則皆謂之宗故此以上文王為祖而孝經又以文王為宗也然則孝經以明堂始於周公則虞夏殷之祀祖宗其亦有明堂乎葢明堂之名雖始於周公

而虞夏之祀祖宗未必非明堂之類也方推是陳率周說然互衍有發明今併錄之

山陰陸氏曰殷人祖契是以郊冥夏后氏祖顓頊是以郊鯀鯀鄣洪水而殛死冥勤其官而水死其功烈皆在可以郊之域然則祖非有功雖有功非其子孫有天下不郊故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橫渠張氏曰夏郊鯀以其祖也杞之郊禹者必繫時

王之命不使郊鯀祀私廟猶可也宋之郊契者契殷之所出故郊之廟祀湯亦可也契亦謂之玄王周改夏祭為礿尚云周人禘嚳而郊稷則此禘設於何時蓋周以前歳有五祭四時祭與祫至周則歳有六祭四時祭與禘祫也周既改夏祭為礿别為禘之禮周以前因時祭遂禘必於大祖之廟至周則既修礿祭於逐廟又致禘祖之祭於大廟然則是禘祖之禮致於時祭而不於祫祭也禘謂之追享祫謂之朝享追

享者追遠之義朝享者朝於大祖也於祭法不見祭瞽瞍而祭鯀以此觀之恐天子諸侯祖考為庶人則不立廟鯀則嘗為宗伯矣然貴為天子豈可不祭其父其禮必有但不見其傳

清江劉氏曰祖非大祖言後世述之宗非宗祀言後世尊之也知非大祖宗祀也以文王非周大祖武王非周宗祀周人祖后稷周公宗文王也知祖者後世述之宗者後世尊之者以商有祖甲祖乙皆非大祖

中宗高宗皆非宗祀也大抵非天子不禘非天子不郊非天子不建祖宗非有功德不為祖宗非為祖宗無不毀廟故夏后氏不郊顓頊而郊鯀者鯀無功食於廟則必毀故推以配天而食於郊則世世修之此禹之孝也殷人郊冥者冥諸侯也未受命不可稱祖宗與於祖則必毀故亦推以配天而食於郊則世世修之此湯之孝也因是見廟已毀雖有功不可復立故立武宮春秋剌之郊者祭之至尊者也或配以祖

或配以父三代雖不同所以嚴父配天一也然則夏郊以鯀殷郊以冥而禮運云杞禹宋契不同者蓋湯放桀封禹後以上公遷鯀而郊禹武王殺紂封湯後以上公遷冥而郊契祭法言其始禮運言其終也江陵項氏曰此蓋經生用其師說推次而上以為當然非必有明文可據也禮記文體如此者多如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亦是以數相推後人必欲為之考實難矣案此經作者已於篇末

自解其意先序帝嚳堯舜鯀禹之功次序黄帝顓頊契冥湯文武之功以為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故聖王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則此人之師說蓋謂郊禘祖宗皆擇有功烈者祀之爾而後之有天下者欲稽此以祀其祖先則固於其說大異矣若之何其可稽乎然即其所解以求之本文獨不見舜之祀則上文所載必有脱誤疑夏后氏當祖舜而宗禹也鄭康成以為虞夏宜郊顓頊殷宜郊契此自康成之說以

其世次求之又非祭法本說也

泰溪楊氏曰案天子七廟左昭右穆世滿而迭毀惟禘郊祖宗四條乃宗廟之大祭世世不絕不可以宗廟之常禮論也禘者禘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之也郊者祀天以祖配食也祖者祖有功宗者宗有德祖宗之廟世世不毀也禘禮見於大傳小記子夏傳郊禮見於孝經大雅周頌祖有功宗有德見於王肅賈誼劉歆韋玄成蓋禘與祖宗三條皆宗廟之祭無

與乎祀天惟郊一條為配天之祭經傳昭然不可誣也祭法禘在郊上者謂郊以祖配天禘上及其祖之所自出禘遠而祖近故禘在郊上也鄭氏見禘在郊上便謂禘大於郊遂强分圜丘於郊為二以禘為冬至日祀昊天上帝於圜丘而以嚳配之以郊為祭感生帝於南郊而以稷配之既謂禘郊皆為配天矣遂併以祖宗為祀五帝於明堂而以祖宗配之輕肆臆說附經而行居之不疑王肅諸儒力詆其非不能勝

也此無他王肅諸儒之説正矣又以禘為五年殷祭之名其擇猶未精其義猶未彰也唐趙伯循生於二千歳之後獨得其説於祭法大傳小記子夏傳之中於是禘郊祖宗之義煥然而大明言雖簡約而義已該備故朱子深有取焉嘗以大戴禮帝繫及司馬史記考之乃知趙伯循之言確乎不可易也祭法有虞氏禘黄帝夏后氏亦禘黄帝殷人郊嚳周人郊嚳者黄帝生昌意昌意生帝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至瞽

瞍皆微為庶人舜嗣帝位以帝顓頊為祖廟黄帝者帝顓頊之所自出也故禘黄帝於帝顓頊之廟而以帝顓頊配之也昌意生帝顓頊帝顓頊生鯀鯀生禹禹者黄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故夏后氏亦禘黄帝於帝顓頊之廟而以帝顓頊配之也殷祖於契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吞玄鳥而生契帝嚳者契之所自出故殷人禘嚳於契之廟而以契配之也周祖於稷稷之母姜嫄為帝嚳元妃姜嫄

出郊見巨人跡踐之而生稷帝嚳者稷之所自出故周亦禘嚳於后稷之廟而以稷配之也祭法有虞氏郊嚳夏后氏郊鯀殷人郊冥周人郊稷者黄帝生玄囂玄囂生蟜極蟜極生高辛是為帝嚳帝嚳生堯帝嚳即堯之父也帝顓頊則舜之祖也有虞氏當以帝顓頊配天為身嗣堯位故推帝嚳以配天而以帝顓頊為祖仁之至義之盡也祭法曰禹能修鯀之功夫鯀治水九載非無功也但以蔽於自用而績用弗成

禹能修鯀之功則前日未成之功至是成矣故夏后以鯀配天也冥者契六世孫也冥勤其官而水死祭法推其功烈至與先聖王並稱故殷人以冥配天也禮以祖配天后稷周之太祖克配彼天此則無可疑也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者帝顓頊者有虞氏異代之祖以功德而祖之也有虞氏宗堯亦以功德而宗之也國語注曰虞以上尚德是也夏后

氏之祖顓頊猶有虞氏也禹啓夏祚既以顓頊為祖故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至其後世子孫乃以禹為受命之祖書曰明明我祖是也湯革夏命為殷之祖然殷之功始於契故殷人祖契而宗湯後世子孫乃以湯為受命之祖詩曰衎我烈祖是也又其後殷有三宗祖甲曰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亦有德而可宗周公作無逸舉殷三宗以戒成王然則三宗亦為不毁之廟也武王革殷命為周之祖然武王之

功起於后稷故周以后稷為太祖不言周人祖稷者周人郊稷以祖配天則祖稷不言可知矣文王受命作周故以文王為受命之祖所謂文世室是也文王為祖故武王為宗當武王之身亦未有宗後世始立武王之廟為宗所謂武世室是也凡此皆趙伯循已開其端特從而推明之爾抑又聞之禮運記夫子言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與祭法夏后氏郊鯀殷人郊冥之説不同如何曰夏

后氏郊鯀殷人郊冥此夏殷之初禮制然也其後杞宋以先代之後統承先王修其禮物而有所改更者䟽以為時王所命意者杞郊禹宋郊契乃時王即其功之顯著者而命之與國語魯語曰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嚳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

也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愚案祭法歷述七代祀典綱領大而條目詳凡聖帝明王尊天親地敬禮百神尊祖敬宗報功崇德之大典無不具焉非一時問答之語也國語記魯大夫臧文仲祀爰居於東門之外而展禽歷叙其事以救正之又稍易祭法本語而更之以纖淺輕弱之詞蹈襲傅會既不可信其後也夫子以臧文仲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為三不仁

以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為三不知聖人之言無所茍也國語乃以祀爰居一事為不仁不知不幾於誣乎祭法首章述禘郊祖宗四條乃祀典之尤大者先言禘郊者禘之所及者遠郊之所配者天其義類相近也後言祖宗者祖有功宗有德其義類亦相近也國語乃先曰禘祖次之郊次之宗又次之禘祖郊宗義類不倫則其理窒而不通矣祭法禘郊祖宗四條國語又別立報之之文並禘郊祖宗報為五夫禴祠

烝嘗為非報本追遠之祭也禘郊祖宗又報本追遠之大者也禘郊祖宗之外苟有功徳之可報者則當如殷之三宗立廟而不毀苟曰報之而不立廟以祭則於報之義何居夏殷周三代皆數百年保天之禄其間令王功徳顯著者多矣曰虞幕曰夏杼曰殷上甲微則未之有聞也高圉大王則誠賢君也先公如公劉之厚於民事先王如宣王能修文武之功業獨不可報乎其後南北諸儒論遠祖則以郊宗石室為

言議禮典則以禘郊祖宗報為據甚矣邪說之惑人而人之易惑也豈不深可歎哉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

鄭氏曰壇折封土為祭處也壇之言坦也坦明貌也折照晢也必為照明之名尊神也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

孔氏曰此經論祭感生之帝於南郊神州地祇於北郊也燔柴謂積薪於壇上而取玉及牲置柴上燔之

使氣達於天也案牧人云陰祀用黝牲毛之鄭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又郊特牲云郊之用犢貴誠也彼文雖主南郊其北郊與天相對故知俱用犢也騂犢之義已具特牲疏案禮器云至敬不壇此云燔柴於泰壇者謂燔柴在壇設饌在地義亦具禮器及特牲疏

長樂陳氏曰泰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柴泰折北郊之坎也以之瘞埋言壇則知泰折之為坎言折則知

泰壇之為圜言泰則大之至也言壇折則人為之也祭祀必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瘞必於人為之壇折所以盡文宗廟之禮瘞埋於兩階之間則壇必設於圜丘之南坎必設於方丘之北矣燔柴以升煙瘞埋以達氣則燔必於樂六變之前瘞必於樂八變之前矣 又曰曾子問曰天子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君薨而世子生大祝執束帛升奠幣于殯東几上遂朝奠

小宰升舉幣則宗廟之瘞在既事之後矣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又周人尚臭而升煙瘞埋乃臭氣也則天地之燔柴在行事之前矣賈公彦謂天神中非直有升煙玉帛牲亦有禮神者也地示中非直有瘞埋牲亦有禮神者也以為燔瘞在作樂降神之後而禮神又燔瘞之後則燔瘞之與禮神固有二玉二帛二牲矣以宗廟之祭考之升首所以報陽則天地燔瘞固用首矣漢用牲首蓋禮意也周官羊人凡釁積

共其羊牲犬人凡祭祀共犬牲伏瘞亦如之鄭司農曰瘞謂埋祭祭地曰瘞埋則燔瘞用牟犬矣此豈施於天地之後祀與夫次祀小祀者乎周魏之間燔柴皆於祭末郭璞云祭天既祭積柴燒之祭地既祭瘞埋藏之恐先王之時祭祀事畢亦有燔瘞之禮其詳不可考也書金滕稱周公曰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瘞俟爾命則禮神之玉其終固燔瘞矣並禮書

嚴陵方氏曰燔柴則升而明瘞埋則藏而幽升而明

者天道也藏而幽者地道也壇為髙以見折之為深折為方以見壇之為圜圜而髙者天形也方而深者地形也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是矣燔柴者積薪壇上置牲玉而燔之瘞埋瘞繒埋牲於土也周官言禮天於圜丘禮地於方丘乃與此不同者蓋祭泰壇乃用辛之郊爾非圜丘冬至之祭也泰折乃用甲之社爾非方澤夏至之祭也

馬氏曰燔柴於泰壇所謂祭天於地上圜丘瘞埋於

泰折所謂祭地於澤中方丘謂之圜丘方丘以其出於自然也謂之泰壇泰折以其出於人力也折旋中矩矩方也泰折即所謂方丘言燔柴於泰壇則知瘞埋於泰折者故也

山陰陸氏曰此合祭也主天而已故雖瘞埋猶從祭天之牲即祠北郊應用黝犢說者曰天地無合祭之壇則春秋言郊何以有三望中庸言事上帝何以有社桒周書郊祀亦及聖帝明王荀子所謂郊者并百

王於上天而祭祀之是也蓋大報天神人鬼地示皆與故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　又新說曰用騂犢當連下埋少牢於泰昭讀為一段蓋四時者隂陽之氣升降出入於天地之中故用騂犢埋少牢以祀之少牢言埋則祭之於泰昭之下也騂犢言用則祭之於泰昭之上者鄭解騂犢以屬上句蓋祭天用蒼犢祭地用黝牲今用騂犢以天則非蒼以地則非黝非是也或曰祭天於泰壇大司樂又曰祭天於圜丘

禮器又曰至敬不壇埽地而祭三說不同何也盖祭天之禮升煙於泰壇奏樂於圜丘所以致天神也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然後埽地而祭焉其說固未嘗異也樂者陽也其聲無形故奏於自然之圜丘煙者陽中之陽也其氣有象故燔於使然之泰壇此制作之情也以是知郊丘牲玉雖異不害其為同義也又曰古者郊祀天地蒼璧以禮天黄琮以禮地兩角有邸以祀天四圭有邸以祀地如此而已未嘗有瘞埋

之玉也先儒謂祭天曰燔燎祀地曰瘞埋俱有玉以降天神以出地示學之者相襲固久矣夫祭天之常祀歲有九則燔柴泰壇凡九玉祭之常祀歲有二則瘞埋於泰折凡兩玉其用於常祀之外者不在焉何古之多玉也蓋肆師云大祀用玉帛牲牷雲漢云圭璧既卒皆謂禮神之玉耳此經燔柴瘞埋有帛而無玉明矣蓋祭天不燔玉而燔帛祭祀不瘞玉而瘞繒禮運云祭祀瘞繒是也正如諸侯之禮三帛二生一

死贄則受之而五王卒乃復也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宫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鄭氏曰昭明也亦謂壇也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於地中也凡此以下皆祭用少

牢相近當為禳祈聲之誤也禳猶却也祈求也寒暑不時或禳之或祈之寒於坎暑於壇王宮日壇王君也日稱君宮壇營域也夜明月壇也宗皆當為禜字之誤也幽禜星壇星以昏始見禜之言營也雩禜水旱壇也雩之言吁嗟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四方即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也祭山林丘陵於壇川谷於坎每方各為坎為壇

怪物雲氣非常見者也有天下謂天子也百者假成數也

孔氏曰此一節總明四時以下諸神所祭之處及明天子諸侯不同之禮春夏為陽秋冬為陰若祈陰則埋牲祈陽則不應埋之今總云埋者以陰陽之氣俱出入於地中而生萬物故並埋之用少牢降於天地也自此以下及日月至山林並少牢也先儒並云不薦孰殺牲埋之寒暑之氣應退而不退則禳却之應

至而不至則祈求之寒於坎寒陰也暑於壇暑陽也日神尊故其壇曰君宫月明於夜故其壇曰夜明也幽闇也星夜出水旱為人所吁嗟曰幽禜雩禜皆為域而祭之也四坎壇四方各為一坎一壇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此四壇坎所祭之神也怪物慶雲之屬風雨雲露並益於人壇以祭山林丘陵坎以祭川谷泉澤也天子祭天地四方言百神舉其全數諸侯不得祭天地若山林川澤在其封内而

葢民者則得祭之如魯之泰山晉之河楚之江漢是也亡無也封内無此山川則不得祭案周禮大宗伯備列諸祀而不見祭四時寒暑水旱者宗伯所記謂周禮歲時常祀此經所載謂四時乖序寒暑僭逆水旱失時祈禱之禮然案莊二十五年左傳云凡天災有幣無牲此禱祈得用少牢者彼天災謂日月食示戒懼人君先須修德不當用牲若水旱歴時禱而不止則當用牲故詩雲漢云靡愛斯牲王肅用家語之

文以此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為六宗孔注尚書亦同伏生與馬融以天地四時為六宗劉歆孔晁以乾坤六子為六宗賈逵云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古尚書說天宗日月北辰地宗岱河海也日月為陰陽宗北辰為星宗河為水宗海為澤宗岱為山宗鄭駁之云書云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既六宗云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月則郊天

並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伯也此之謂六宗明矣

眉山孫氏曰六宗之義前代諸儒異同之論不可勝言皆各言其所見也或以為乾坤六子或以為天宗地宗四方之宗或以為文祖之廟六宗即三昭三穆也或又以為月令孟冬祈于天宗天宗者六宗之神也此說盧植以之注月令摯虞以為宜祀六宗劉邵又云六宗太極沖和之氣為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

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三人之說雖不盡同皆以六宗謂天宗者諸說之外其最有據而得其正者孔安國之說是也其傳曰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辰也水旱也可謂善也而司馬彪亦曲說以駮之王肅所解本諸家語與安國同而肅對魏明又以為乾坤六子則自叛其說矣據孔傳唯引祭法殊不知安國所據不獨祭法也謹桉孔叢子書載宰我問於孔子曰禋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

所宗者六皆潔祭之也埋少牢於泰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宫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禜所以祭星也雩禜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安國之傳端本於此諸儒之説紛紛不已皆不見孔子之言故也

横渠張氏曰日月星辰風雨寒暑無特祭皆從祀於郊所謂日於壇月於坎日於東月於西皆不出祀之兆言王宫夜明幽禜之類皆指其祭位爾寒暑無定

暑近日壇寒近月坎而已故曰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謂注相近為禳祈者非大雩龍見而雩當以孟夏為百穀祈甘雨也有水旱則别有雩祭祀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耳故以天事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

山陰陸氏曰昭言明也爾雅四氣和謂之王燭迎寒則與寒相近於坎迎暑則與暑相近於壇相近一作祖迎孔叢子說王畿千里相日一寸故其壇謂之王

宫星言幽故月言明

嚴陵方氏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則王有日之象而宫乃其居也故祭日之壇曰王宫祭義曰祭日於壇祭月於坎彼以形言此以明言也於日曰王以知日之為宫於月曰宫以知月之為室於月曰夜以知日之為晝於夜曰明以知日之為光亦互相備而已幽言其隐而小揚雄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故祭星之所謂之幽宗焉雩主祭旱言之無祭水而主旱言

之者雨以時至亦無患也幽雩皆謂之宗宗尊也祭祀無所不用其尊詩曰靡神不宗無所不用其尊之謂也泰壇泰折不謂之宗者天地之大不嫌於不尊也四方者四方萬物之神也方有四而位則有八若乾位西方艮位東北坎位正北震位正東皆陽也坤位西南巽位東南離位正南兌位正西皆陰也故有坎有壇而合以四焉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與王制言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同義

延平周氏曰月為陰而盛於夜故曰夜明於星謂之幽者以對月而言則月為明而星為幽也水旱必謂之雩者以祭旱為主蓋陰中之陽升則為雨故雩祭所以助達陰中之陽者也四坎壇祭四方豈蜡之祭四方百物之神若先嗇之類則祭於壇若水庸之類則祭於坎歟

馬氏曰四時有生物之功地主於成物此其所以埋少牢以祭之也禳者所以去其所不欲祈者所以求

其所欲以意度之禳在於坎祈在於壇雩者吁嗟以求水旱之辭禜有去之意先王之待水旱人力已至而猶有旱乾水溢則為雩禜以祭之見人力有不勝於天時者也山林川谷丘陵民之所取財用也而又能出雲為風雨而有澤以利於人見怪物而有威以敬於人皆有不可測之神故皆曰神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

其餘不變也

鄭氏曰折弃敗之言也鬼之言歸也五代謂黄帝堯舜禹湯周之禮樂所存法也七代通數顓頊及嚳也所不變者則數其所法而已變之則通數所不法為記者之微意也少昊氏修黄帝之法後王無所取焉孔氏曰此一節論人死與萬物不同及五代七代變與不變之事總包萬物故曰大凡皆受天之賦命而生故皆曰命萬物無知死皆曰折人為有識故死曰

鬼此之名號從黄帝正名百物以來至堯舜禹湯及周所不變更也黄帝以下七代所變易而立者是禘之與郊及宗祖也除此外其餘社稷山川五祀之等不改變也鄭注知七代通數顓頊及嚳者以上云禘郊祖宗有顓頊及嚳又易緯及樂緯有五莖六英是顓頊及嚳之樂故也不變必數所法者以五代以來不變至周亦不變法而象之數所法五代而已前七代變易更立至周亦變易法象故所變者通數顓頊

帝嚳所不法象者謂之為七代也

長樂劉氏曰易稱乾元資始者萬物資於乾元以為性命之始也又曰坤元資生者萬物資於坤元以為形質之生也是以萬物有不資始于天則無以為命以兆乎其生也故皆曰命焉萬物有命也有性也有形也有氣也及其死則折落顛墜斷而不可續故其死皆曰折焉人也者則與萬物異矣不為情之所遷則其性正矣克盡其性於禮義則其命正矣能正性

命則神完矣神完則其存也静與未生同焉其沒也神與先不異矣故鬼者歸也歸其根復其元未嘗有夫死折之謂也故其民之死無貴賤也皆曰鬼焉非教化之隆其能鬼之於旣哉故曰五代之所變者謂唐虞夏殷周也後世教化不及於五代則有死而與萬物同折者由其變於五代之法乎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葢受命而至各有所自不得不變也

長樂陳氏曰五代所不變者命與折鬼之名也七代

所更立者郊禘祖宗之祭也名生於事之實祭出於人之情黃帝而上事有其實而未必有其名故黃帝正名百物以至堯也舜也夏也殷也周也於其三者之名當同之而不變此所謂五代所不變也伏羲而上有其情而未備其祭故伏羲佃漁以備其祭至於黃帝也神農也堯也舜也夏也殷也周也於其所祭之人有所更立此謂七代更立者也然名則起於黃帝而近祭則起於伏羲而遠者何也蓋事之實漸文

於後世而人之情固隆於上世此名與祭所以遠近之不同耳

嚴陵方氏曰折言其有所毁鬼言其有所歸不變者所命之名也更立者更立所祭之人也名既當於實故無事乎變人既異於世故必更立焉名之不變止自堯而下者葢法成乎堯而已由堯以前其法未成其名容有變也更立不及於黃帝者葢七代同出於黃帝黃帝垂統於上七代更立於下也其餘不變謂

天地日月之類前先祖而後宗者遠近之序此先宗而後祖者親疏之序

馬氏曰人與物命於天則同其所以命則異皆曰命者荀子所謂大同名者是也有始必有終有生必有死人物之始命於無而成形於有皆不同也至於死之名不可以不正是以物之死謂之折人之死謂之鬼物死謂之折則生足以自完而已人謂死為歸則知生為行此荀子所謂大別名也夫名者實之賔大

初有元無有無名至黄帝正名百物故人物之名分也

山陰陸氏曰五代不數堯堯舜一體也故堯典也而謂之虞書

禮記集説卷一百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龔熚遠

禮記集說卷一百九

宋 衛湜 撰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

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鄭氏曰建國封諸侯也置都立邑為卿大夫之采地及賜士有功者之地廟之言貌也宗廟者先祖之尊

貌也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墠

書曰三壇同墠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名先人

以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之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

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聘

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享嘗謂四時之

祭天子諸侯為壇墠所禱謂後遷在祧者也既事則

反其主於祧鬼亦在祧顧遠之於無事祫乃祭之爾

春秋文二年秋大事於大廟傳曰毁廟之主陳於大

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是也魯煬公者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為鬼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宫則鬼之主在祧明矣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其無祖考者庶士以下鬼其考王考官師鬼其皇考大夫適士鬼其顯考而已大夫祖考謂別子也凡鬼者薦而不祭王制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庶人府史之屬此適士云顯考無廟

非也當為皇考字之誤

孔氏曰此一經明天子以下尊卑既異上祭祖廟多少不同之事既王天下分九州之地建立諸侯之國王畿之内及諸侯國中置此公卿之都立大夫士之邑設廟祧壇墠為親疎多少之數則下所云是也王立七廟者親廟四始祖一文武不遷合為七也七廟之外又立壇墠各一近者封土遠親除地示將去然也父廟曰考考成也謂父有成德之美也王考廟者

祖廟也王君也祖尊於父故加君名也皇考曾祖也

皇大也曾祖轉尊又加大稱顯考高祖也居四廟最

上故以高目之祖考廟者始祖也五廟皆月月祭之

遠廟謂文武廟也文武廟在應遷之列故云遠廟特

為功德而留故謂為祧文武二廟不遷故云有二祧

享嘗四時祭祀文武特留故不月祭但四時祭而已

去祧為壇謂高祖之父也若是昭行寄藏武王祧若

是穆行寄藏文王祧去壇為墠者謂高祖之祖也高

祖之父初寄在祧不得於祧中受祭故曰去祧有祈
禱則出就壇受祭也高祖之祖往在壇而今不得祭
故云去壇有祈禱則就墠受祭壇墠有禱焉祭之者
在壇墠者不得享嘗有祈禱乃祭之無祈禱則不得
祭也去墠曰鬼者若又有從壇遷來墠者則此前在
墠者遷入石函為鬼雖有祈禱亦不得及唯禘祫乃
出也諸侯立五廟壇墠與天子同無功徳之祖為二
祧也月祭三廟顯考祖考止預四時皆降天子也去

祖為壇去祖謂去大祖也即高祖之父諸侯無功德
二祧若高祖之父亦遷即寄大祖而不得於大祖廟
受時祭唯有祈禱則去大祖而往壇受祭也大夫立
三廟二壇者異於君故立二壇而不墠也顯考祖考
無廟畀也大夫無主故無所寄藏而高大二祖又無
廟若有祈禱則為壇祭之墠輕於壇今二壇無墠為
重大祖故也去墠為鬼者謂高祖若遷去於壇則為
鬼不復得祭但薦之大祖壇而已若大夫有大祖之

廟者義具王制疏適士謂天子三等諸侯上士悉二廟一壇也皇考無廟曾祖也既無廟有祈禱則為壇祭之曾祖若遷去於壇則為鬼不復祭也官師謂諸侯中士下士為一官之長一廟為父立之也王考雖無廟在考廟而祭也去王考為鬼謂曾祖則不得祭又無壇有祈禱則薦於廟也庶士府史之屬庶人平民也賤故無廟死則曰鬼亦得薦之於寢王制云庶人祭於寢是也鄭註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

二祧之中者昭之遷主總合藏武王祧中穆之遷主總合藏文王祧中故鄭註周禮守祧先公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鄭必知然者案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毁廟之主陳於大祖是毁廟在大廟祫乃陳之故知不窋以下先公遷主藏於后稷廟也文武二廟既不毁則文武以下遷主不可越文武上藏於后稷之廟故知藏於文武廟也此遷主所藏曰祧對

例言之若散而通論凡廟曰祧左傳其敢愛豐氏之祧彼祧逺祖廟也君冠必以先君之祧處之服註云曾祖廟曰祧是凡廟曰祧也云享嘗謂四時之祭者秋嘗物之備具故特舉享嘗以明四時之祭云鬼亦在祧祫乃祭之者謂去墠為鬼主亦如壇墠之主藏在祧顧以疏逺唯祫乃祭之引春秋文二年證毁廟之主祫祭乃及也引魯煬公證鬼主恒在也云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者案王制天子諸侯有禘祫故知

有主又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而三大祖即是大夫之祖考既有祖考明應遷之祖以制幣招其神而藏焉故云亦鬼其百世雖有百世之鬼不得禘祫無主耳大夫若無祖考衹得立曽祖及祖父三廟而已則不得鬼百世也鄭既總舉有祖考之人於前歴說無祖考之人於下庶士及庶人無廟故鬼其祖與父於寢中薦之官師一廟祖禰共之曽祖無廟故鬼其皇考於祖廟而薦之適士立祖禰二廟又立曽

祖一壇唯高祖為鬼故云鬼其顯考就曽祖之壇而薦之也云大夫祖考謂别子者以上云大夫有祖考故鄭明之云大夫祖考謂别子也謂於周之世别子為卿大夫後世子孫立其廟不毁謂之祖考雖於周之世非别子為大夫但立父祖及曽祖三廟無祖考廟者則經中三廟是也若夏殷之世雖非别子但始爵者及異姓為卿大夫者其後世子孫皆立之為祖考此義已具王制薦輕於祭鬼疏於廟故知鬼薦而

不祭也

山陰陸氏曰言天下嘗更衰亂今始有王其建設如此

嚴陵方氏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興事造業必有與之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禄者故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所以尊賢也設廟祧壇墠而祭之所以親親也然親親不可以無殺故為親疏之數焉尊賢不可以無等故為

多少之數焉有昭有穆有祖有考所謂親疎之數也以七以五以三以二所謂多少之數也分地者分天子之地建國者建諸侯之國置都者置公卿之都立邑者立大夫之邑分地建國畿外之臣所以嗣也置都立邑畿内之臣所以禄也王立七廟即王制所謂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是也由王考等而上之以至於祖考雖有尊卑遠近之異然皆有父道故通謂之考特異號而已至於父獨親而近故直以考名

之王以業言大祖又父之父也故以大言之其生又謂之大父者以此皇者王之所自出曾祖則祖之所自出也故王考之父曰皇考凡物高則顯故高祖曰顯考祖考大祖也以其為宗廟之始故曰祖考二祧蓋顯考之父祖也享嘗者四時之祭享以春言嘗以秋言於春曰享以見秋嘗之為食於秋曰嘗以見春享之為祀言春祠則以見夏之礿言秋嘗又以見冬之烝周官大宗伯四時之祭通謂之享而此止以春

言之者享亦饗也以飲為主而飲以養陽氣春為陽
中得享之正故也魯語言嘗禘烝享釋者謂春祭曰
享是矣諸侯立五廟即王制所謂二昭二穆與大祖
之廟而五是矣月祭者三廟蓋視天子之親廟也享
嘗者二廟蓋視天子之二祧廟也王制亦謂之大祖
者以居廟中最為大故也然則大祖果有功德矣亦
有不遷之理焉凡此皆以降於天子故也於鬼亦言
為者蓋别而言之則有形名之異合而言之制其名

是亦為之而已故始於天子終於庶士庶人則言曰以別之其間諸侯大夫適士官師言為以合之也大夫立三廟即王制所謂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是矣

馬氏曰分地建國置都立邑雖其地之小大不同要之不出於孝饗而已說者以謂七廟之中祧廟二則為文武之廟其說非也遠廟為祧而二祧之廟止於享嘗而已苟文武之廟而祭止享嘗亦非先王所以

尊祖宗之意也祧者有去之意説者以謂從兆者則以禮示之而兆者如孟子所謂為之兆而有始之意也親盡而服窮祧所以去之以有可毁之理而毁之不可以無其漸故去祧為壇去壇為墠二祧廟享嘗乃止則有常禮也至於壇墠無禱乃止則無常禮也去墠為鬼則與庶人同凡此者皆先王親親之殺也天子之廟其常數止於七而其功德之大則數有加焉至諸侯止五廟而已雖有功德而數不增雖無功

德數不減先王之禮如此也王制所謂大祖則無可毀之理此天子諸侯大夫之廟而曰去祖為壇則祖有可毀之理何也蓋祭法為無功德者言之王制為有功德言之此所以不同

橫渠張氏曰夏殷有虞皆祭親廟而止曰考曰王考曰皇考曰顯考天子諸侯同以其欲異數故天子別立二祧祧必以新遷廟為之故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也蓋夏殷以前大祖亦

以世數而遷復於郊禘及之至周則大祖常存當文武時則以后稷為大祖至後世則以文王為大祖稷則郊祀以配天二祧則武王必居其一若武王是其德可宗者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傳者言此周法蓋於古唯周有大祖天子七廟謂大祖與二祧四親七也此且以周家為然凡廟須推始祖以為大祖又須有一創業之主即所謂祖也又須有一有功業致太平者所謂宗也其下則自高祖至禰為四親

廟也祖宗為二祧與始祖三廟永不祧也四親廟親盡則祧則祧常存四親廟也雖然如此若後世之君有中興大勲業者亦當為不祧之主如祖宗也若漢高祖為創業之主文帝為大宗武帝為世宗此二宗者後世祧之猶可若光武復興後世安得不立為宗也又如東漢既滅劉先主復立漢嗣後世安得不以宗事也以此言之則周之文武二祧蓋亦不可為定數又如四親廟自高至禰皆不可不祭若使一世之

中各有兄弟數人代立不可以廟數確定卻有所不祭也雖數人止是當得一世故雖親廟亦不害為數十廟也殷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上五并遠廟為祧者二無不遷之大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毁之祖則三昭三穆四為親廟二為文武二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故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為大祖若祫則請於其君并高祖干祫之干祫者不當祫而特祫之也孔註王制為

周制亦粗及之而不詳耳天子諸侯有月祭大夫以下但享嘗大夫祖考無廟疑雖壇祭亦止親盡則下遷若始祖當有廟則當有祭矣大夫二壇有禱乃祭若干祫高祖則於祖考之一壇而已去壇為墠去墠為鬼從廟數以至壇墠皆有等差定數至於鬼只是鬼饗之者又非孝經所謂鬼饗也此言鬼饗既不在廟與墠壇之數則并合上世一齊饗之而已非更有位次分別直共一饗之耳只是懐精神也鬼者只是

歸之大虛故共饗之也既曰鬼饗又分別世數位次則後將有至百世之鬼也孝經所謂鬼者只以人死謂之鬼猶周禮言天神地示人鬼是也

長樂陳氏曰祭法言天子至士立廟之制多與禮異其言壇墠等威之辨理或有之蓋先王之於祖有仁以盡其愛有義以斷其恩近則月祭遠則享嘗在祧無寢去祧無廟此以義處仁也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之設為其無廟而不忍忘焉此以仁行義也蓋

禱祈則出其主於壇墠而祭之旣事則復其主於廟
而藏之唯禘祫與載之出疆然後在祭告之列其他
不預也大夫之無禘祫禮之節然爾鄭氏謂大夫士
無木主誤也其言凡鬼薦而不祭賈氏申之謂大夫
之鬼薦於大祖壇士之鬼薦之於廟此尤無據父昭
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
故周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魯於二昭二
穆之外而有魯公之世室覩春秋傳稱襄王致文武

胙於齊侯史記稱顯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方是時
文武固已遠矣襄王顯王猶且祀之則其廟不毁可
知矣家語左傳稱孔子在陳聞魯廟火曰其桓僖乎
以為桓僖親盡無大功德而魯不毁故天災之其言
雖涉於怪而理或有焉若然則魯公之室在所不毁
可知矣王舜中劉歆王肅韓退之之徒皆謂天子祖
德宗功之廟不在七世之列特鄭康成以周禮守祧
有八人小記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為二

祧親廟四而已是不知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尚為近
廟其所以宗之之禮特起於後代也果所以宗之者
在七廟内使繼世祖先間有豐功盛德不下文武復
在可宗之列則親廟又益殺乎理必不然祭法曰遠
廟為祧則祧者兆也天子以五世六世之祖為祧所
謂有二祧是也諸侯以始祖為祧所謂先君之祧是
也鄭氏以祧為超去之超誤矣既曰超矣又以文武
為不毀之祧何邪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

之廟武世室然武公之於魯侚宣王立庶之非以階
魯國攻殺之禍而豐功懿德不著於世自武至閔其
廟已在可遷之列矣春秋成公六年二月立武宫昭
十五年有事于武宫左氏曰季文子以鞌之戰立武
宫公羊曰武宫者何武公也立者不宜立也蓋武宫
立於成公之時歴襄及昭積世不毁故記史得以大
之欲以比周之文武也　又曰月祭者薦新之祭也
月令獻羔開冰薦鮪羞含桃與夫嘗麥嘗穀嘗麻嘗

魚皆先薦寢廟是也周官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所謂五寢者自考廟以至祖考之寢廟也王七廟而其寢乃五者為其二祧將毀先除其寢所以見孝子孝孫之心不欲遽毀故去有漸也薦新止於寢廟則月祭不及二祧而及祖廟亦明矣享嘗者四時之祭周官大宗伯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及司尊彝所載彝舟尊罍是也有禱焉者求福之祭也周官小宗伯大烖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祇凡王之會同軍旅

田役之禱祠肄儀為位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為位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國有大災故皆令禱祠是也天子廵狩出則造乎禰歸則假于祖天子出征亦造乎禰又受命于祖皆有禱焉者也求福之祭非常祭也亦猶四時之間祀雖毀廟之主皆合食焉則禱之時廟之初毀者亦為壇墠而祭之可知矣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又以辨廟祧之昭穆守祧掌守先王先公

之廟祧其廟則有司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夫左陽也陽主發生而其德則仁位宗廟於左則有生其親之意且有以致其仁故也辨其昭則一祧二廟是之謂三昭辨其穆則一祧二廟是之謂三穆廟則修除以貴其寢之常新祧則黝堊以示其去之有漸則所謂遠廟者非不毀之廟也夫先王之立廟祧稱情而為之耳故其廟之數亦視服之輕重傳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諸

侯之德薄於天子故其立廟至於服窮而止天子之
德厚於諸侯故其立廟至於親屬之竭而止王肅謂
二祧一為高祖之父則五世矣一為高祖之祖則六
世矣誠能明其言之意而不溺於文武之功德則通
矣
石林葉氏曰周官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聘禮言不
腆先君之祧言宗廟者亦或謂之宗祧廟與祧常通
稱祧兆也廟親而祧遠則其兆而已而鄭氏以祧為

超超上去之意祧非毁之謂若是祧為毁則自大祖而降凡無功徳者皆當祧何獨此二廟乎

秦溪楊氏曰案祭法與王制不同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祭法則序四親廟二祧大祖以辨昭穆王制諸侯五廟與大祖之廟而五祭法則三親廟月祭高太廟享嘗以見隆殺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祭法但有三親廟而高太無廟有二壇為請禱之祭而已王制士一廟祭

法分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又祭法有考王考皇考顯
考祖考之稱王制無之祭法有壇有墠或二壇無墠
或一壇無墠王制無之大抵王制略而祭法詳又案
三壇同墠之說出於金縢乃因有所禱而爲之非宗
廟之外預爲壇墠以待他日有禱也孝經爲之宗廟
以鬼享之非去墠爲鬼也晉張融謂祭法去祧爲壇
去壇爲墠去墠爲鬼皆衰世之法則所言難以盡信
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

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鄭氏曰羣衆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郊特牲曰唯為社事單出里

孔氏曰此一經明天子以下立社之義羣姓謂百官以下及兆民大社在庫門内之右故小宗伯云右社稷王社在籍田王所自祭以供粢盛故詩頌云春籍

田而祈社稷是也諸侯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在藉田大夫以下為衆特置故曰置社註言百家以上不限多少此大夫所主立社稷則田主是也義已具郊特牲疏

横渠張氏曰大社王為羣姓所立必在國外也民各有社不害為大社王社王自為立社必在城内在漢猶有大社在唐只見一社　又曰天子立大社為羣姓必不但為城中之民為天下也諸侯國社則是一

國也郊者祀天之位社者祭地之位郊外無天神之祀社外無地祇之祀澤中方丘亦社也故凡言社者即地祇之祭如大社王社又分而言之大社祭天下之地祇王社祭京師之地祇五祀祭宫中之地祇嚴陵方氏曰王曰羣姓諸侯曰百姓者羣則衆矣不止於百姓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以此羣姓之社曰大社則知國社之為小百姓之社曰國社則知大社之為天下矣大夫以下成羣則取數備矣故曰置

社王氏釋周官封人云王社國中之土示無豫農事故不置稷則知置稷者唯大社與國社而已

馬氏曰社者土神而有生物之功故王諸侯大夫立社皆所以教民美報而有反本復始之意也王謂之王社諸侯有君之道謂之國社謂之侯社至於大夫以下皆北面之臣則謂之置社

慶源輔氏曰社后土也自天子至庶人皆得祭之然非尊者立之則亦不可

長樂陳氏曰有天下之社有一國之社有衆人之社有一人之社有失國之社大社天下之社也國社一國之社也王社侯社一人之社也喪國之社屋之失國之社也三社之制大社為大此孟子所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也喪國之社天子所以為戒則又次於王社矣以言安不可以忘危也書曰夏社禮與春秋曰亳社皆以為戒而已然則諸侯有國社侯社與春秋之亳社亦三社矣天子之社在雉門之右而

緜詩曰乃立應門繼之曰乃立冢土冢土社也則諸侯之社亦在門内也天子之牲大牢則諸侯當用少牢若郊特牲曰社事單出里丘乘供粢盛此大夫以下之社也社稷之重於古也如此而孟子曰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夫水旱者天事也人事不勝故天變見於時而社稷土示也豈其罪哉然則謂之變者猶曰以變置諸侯爾

廬陵胡氏曰古者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故泰誓

曰郊祀不修而周公祀于新邑亦先用二牛於郊後用大牢於社也記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示之位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別無祭祀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矣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

秦溪楊氏曰禮經天子諸侯祭社稷祭莫重於天地

而社稷其次也胡氏乃合祭地祭社二者而一之何
也曰社者五土之神是亦祭地也而有廣狹之不同
天子有天下其社曰王社則所祭者天下之地極其
地之所至無限界也故以祭社為祭地唯天子可以
言之凡胡氏所引皆天子社也但云後世既立社又
立北郊失之矣此則未然有正祭有告祭冬至祭天
於南郊順陽時因陽位夏至祭地於北郊順陰時因
陰位以類求類故求諸天而天神降求諸地而地示

出所謂正祭也匠人營國左祖右社以社與祖對尊而親之若因事而告地則祭社亦可矣記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之類是也說者曰類者依郊祀正禮而為之也宜者有事于社求福祐也此所謂告祭也知祭各有義不可以一說拘則知聖人制禮精微之意矣

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

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竈

鄭氏曰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司命主督察三命中霤主堂室居處門户主出入行主道路行作厲主殺罰竈主飲食之事明堂月令春曰其祀户祭先脾夏曰其祀竈祭先肺中央曰其祀中霤祭先心秋曰其祀門祭

先冊冬曰其祀行祭先腎聘禮曰使者出釋幣於行歸釋幣於門士喪禮曰疾病禱於五祀司命與厲其時不著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在旁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或者合而祠之山即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為之謬乎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

孔氏曰此一經明天子以下立七祀五祀之義以其非郊廟社稷大神故鄭云小神以其門戶竈等故知

居人間以小神所祈故知司察小過作譴責以告之也司命者宮中小神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宮中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國門者國城門也國行者行神在國門外之西泰厲謂古帝王無後者此鬼無所依歸好為民作禍故祀之也此七祀是為民所立與衆共之其自為立者王自禱祭不知其當同是一神

為是別更立祀也諸侯減天子戶竈二祀故五祀公厲古諸侯無後者諸侯稱公故其鬼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義與天子同大夫減諸侯司命中霤故三祀族厲者古大夫無後者鬼也曰門曰行者其大夫無民國故不言國門國行也然鄭註曲禮大夫五祀為夏殷法註王制大夫五祀是有采地者鄭何以知然曲禮文連於大夫五祀故知非周而王制立七廟故是周禮以彼推此大夫三祀則周諸侯之大夫無

地者也鄭引聘禮證大夫有門行引士喪禮證士亦有五祀云司命與厲其時不著者以其餘五祀月令皆著其時此二祀不著時也今時引漢時也漢時民家祠司命行神山神祠此三神門戶竈三神在諸神之旁列位而祭之漢時既然周時必應春祠司命秋祠厲司命主長養厲主殺害故也漢時民祭有山而無厲故知山即厲巫祝之人意以厲神是厲山氏之鬼為之於理謬也厲山氏有子曰柱世祀厲山之神

何得為厲也引春秋傳昭七年鄭子産辭證厲山氏有子不為厲也

長樂陳氏曰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多矣特祭法以司命泰厲為七祀而左傳昭二十五年家語五帝篇則以五祀為重該修熙黎勾龍之官月令以五祀為門行戸竈中霤白虎通劉昭范曄高堂隆之徒以五祀為門井戸竈中霤鄭氏釋大宗伯之五祀則用左傳家語之說釋小記之五祀則用月令之説

釋王制之五祀則用祭法之說而荀卿謂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侍西房則五祀固非四方之五官侍必百人則五祀固非門戶之類然則所謂五祀者其名雖同其祭各有所主也七祀之制不見他經鄭氏以七祀為周制五祀為商制然周官雖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備五祀則五祀無尊畀隆殺之數矣祭法曰七祀推而下之至於適士二祀庶人一祀非周禮也然禮所言五祀蓋皆門戶之類所以祀而

報之也中霤祀於中央竈祀於夏井祀於冬户在内而竒陽也故祀於春門在外而耦隂也故祀於秋兩漢魏晉之立五祀井皆與焉特隋唐參用月令祭法之説五祀祭行及李林甫之徒復修月令冬亦祀井而不祀行然則行神亦特軷於始行而已非先王冬日之常祀也考之於禮五祀之牲羊牲小司徒小祭祀共羊牲凡祭五祀於廟有主有尸觀月令臘先祖五祀同時則五祀祭於廟可知也曾子問既殯而祭五祀尸入

三飽則五祀有尸可知矣既殯而祭不酳不酢則凡祭五祀固有侑酳與酢矣老婦之祭先儒以為竈配則五祀固有配矣先儒又謂卿以上宗廟有主五祀亦有主矣大夫以下宗廟無主五祀亦如之然大夫之廟未嘗無主五祀有主與否不可考也禮書

橫渠張氏曰五祀戶竈門行中霤而已一畝之宮五者皆具故曰天子至于士皆立五祀之祭天子之立五祀見於經者不一周禮大宗伯司服小子職曲禮月令曾子問禮運士之

立五祀見於士喪禮祭法有七祀五祀三祀二祀一祀之法加以司命及厲而諸侯不祭户竈大夫以下皆不祭中霤殆非推報之義又未嘗參見諸書及廟祧壇墠之法亦與經多不合恐别是一法非世之達禮社稷者土穀之神后土后稷古司土司穀之有功德者故以配之祭社則后土之功可以報矣井不在五祀恐水土之神已屬之社厲無後者也國祭無後者是亦一術也中霤恐是天窓漏明處詩所謂不愧

屋漏是也蓋穴居之處亦必有以取明及其宫室當深奥處仍有漏明之所爾雅指屋漏於東北隅不必盡爾禮浴於中霤蓋就其明也然則又不可以中庭謂之中霤五祀曰門曰行以報功而言則門行豈大於井反不祭井

嚴陵方氏曰周官以槱燎祀司命者是矣厲即春秋傳所謂鬼有所歸乃不為厲是矣以司人之命祀之求有所延慮其為厲故祀之使有所歸也門行曰國

而戸竈不言者以其在内故也大夫而下雖門行亦不言者以其所立者皆非為國故也是以亦不別言自為與為國焉諸侯曰公厲以有國言之大夫曰族厲以有家言之司命天神故首言之中霤土神也故次言之門在外也故又次於中霤行在道也故又次於國門厲之施毒不特在道而已故又次於國行戸雖在内特用於房戸之門而已故又次於泰厲竈則化飲食以養人非人之養也故以是終焉獨族厲先

於門行者以厲之為鬼在天道則為界在人道則為尊有國者有天道有家者有人道故或先或後以尊界之辨七者之降殺諸侯則下去戶竈而立五祀大夫非特下去戶竈而已又上去司命中霤而立三祀適士於有家者所尊之族厲又去之而立二祀至於庶士庶人則界矣故取七祀之最界者或戶或竈而立一祀焉不使庶士祀戶庶人祀竈而或立之者以其人與祀皆界不足以辨其隆殺故也大宗伯言以

血祭祭社稷五祀則七祀之説非周制可知曲禮王制止言大夫祭五祀蓋以周制言之上得以兼下而五祀主於家故也

馬氏曰聖足以饗帝孝足以饗親至於七祀之微有所不廢者所謂禮猶體之意也命降於五祀謂之制度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故王立七祀則諸侯立五大夫三士庶人一皆以其制度之所自出也命者所以司其生厲者所以司其過以至於出入起居飲食之

際莫不有神以司之凡有形有氣者皆不能逃於此此其所以戶竈門行之間一皆有以祭之也七祀之祭莫不各以其時各以其儀月令所載是也

山陰陸氏曰凡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以是為正曰戶曰竈則天子有加焉爾大夫於諸侯殺其上曰族厲曰門曰行是也士於大夫殺其上曰門曰行是也庶人或立戶或立竈取其親者立之而已戶所由也竈所養也戶近而門遠奧尊

而竈曰大夫有家謂之族厲以此謂之置社亦以此
又新說曰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先王於四時祭焉加
司命泰厲為七祀蓋司命者萬物之命繫焉春官司
命是也泰厲者萬物之性繫焉春官司中是也萬物
受順以生者命也受中以生者性也正則中過則厲
故泰厲一名司中司中以正言之也泰厲以反言之
也司命泰厲本乎上者也其成象在天故以陽祀祭
之自煙始春官所謂以槱燎祠司中司命小宗伯註

云兆司中司命於南郊是也戶竈門行中霤本乎下
者也其成形在地故以陰祀祭之自血始春官所謂
以血祭祭五祀是也自司命至竈其序之如此何也
蓋中霤處內而其外為門又其外為行以司命總之
者司命主生尊大之也戶小處也竈畀處也以泰厲
總之者泰厲主殺畀小之也諸侯有君道故立五祀
而去天子七祀之下者二大夫有臣道故立三祀而
去諸侯五祀之上者二士貶於大夫故去其一庶人

則民而已不取於士而取於天子一祀者庶人畀無

嫌也王為羣姓立七祀所謂祀於廟中是也自為立

七祀所謂祭於宮中是也曲禮曰天子祭五祀即春

官五祀以司命泰厲天類不與也分禱五祀則大喪

之祭於司命泰厲無所禱也禮運月令小子職皆云

五祀不及司命泰厲亦以天類異之也此云大夫三

祀曲禮王制皆云五祀何也蓋此經言其立曲禮王

制言其祭若官師一廟曰考廟此以所立言之也又

曰王考無廟而祭之此以所祭言之也若士既夕禮行禱於五祀則言其禱而已禱與祭異祭與立異固不同也

慶源輔氏曰王為羣姓立七祀使諸侯至庶人各以差次而祭之自為立七祀則俱祭之諸侯為國立五祀使大夫士庶人各以其次祭之自為立五祀則俱祭之然則諸侯至士庶人雖皆曰立然非自立之也天子立之而後已立之耳前社亦然天子曰泰厲大

夫曰族厲異其名者以其無形迹可辨故也司命亦無形迹而不異其名者命則一不容異也

金華應氏曰禮大夫祭五祀儀禮士禱五祀此言大夫三祀適士二祀意者立祀則為之位不得盡兼祭禱則為之禮無所不徧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

鄭氏曰祭適殤者重適也祭適殤於廟之奥謂之陰

獻王子公子宗其適殤於其黨之廟大夫以下庶子祭其適殤於宗子之家皆當室之白謂之陽厭凡庶殤不祭

孔氏曰此明天子以下祭殤之差鄭註王子謂王之庶子公子謂諸侯庶子不得為先王先公立廟無處可祭適殤故祭於黨之廟謂王子公子但為卿大夫得自立廟與王子公子同者就其廟而祭之適殤其義已具曽子問

嚴陵方氏曰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必曰來者言其世數雖遠方來而未已也曾玄見小記解殤見檀弓解每言適則庶殤在所不祭矣重本故也然以尊而祭卑故曰下祭且在王而下每殺於廟數之二焉曾子問所謂陰厭陽厭者是矣

金華應氏曰祭殤之數尊者所及遠卑者所及近澤有厚薄則禮有隆殺也德厚者流光既上及其祖又下及其殤祭及於五所愛者遠也祭止於適所重正

統也不混殽也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

能修之契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寛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鄭氏曰此所謂大神也春秋傳曰封為上公祀為大神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或曰有烈山氏棄后稷名也共工氏無録而王謂之霸在太昊炎帝之間著衆謂使民興事知休作之期也賞賞善也謂禪舜封

禹稷等也義終謂既禪二十八載乃死也野死謂征有苗死於蒼梧也殛死謂不能成其功也明民謂使之衣服有章也民成謂知五教之禮也冥契六世之孫也其官玄冥水官也虐菑謂桀紂也烈業也族猶類也祀典謂祭祀也

孔氏曰前經明禘郊祖宗及社稷等所配之人又論天地日月星辰山谷丘陵之等此經總明其功有益於民得在祀典之事法施於民若神農后土帝嚳與

堯及黄帝顓頊與契之屬是也以死勤事舜及鯀冥是也以勞定國禹是也禦大菑捍大患湯及文武是也厲山氏案帝王世紀云神農氏起於烈山即炎帝也鄭引烈山氏左傳昭二十九年文農謂厲山氏後世子孫名柱能殖百穀故國語云神農之子名柱作農官因名農是也夏末湯大旱七年欲變置社稷故廢農祀棄故祀以為稷者謂農及棄皆祀之以配稷之神也共工氏鄭註係漢律歴志文案月令不載共工

氏是無錄又案昭十七年左傳郯子稱炎帝以火紀共工氏以水紀大皥氏以龍紀從下逆陳是在炎帝之前大昊之後也又以水紀官是無錄而王共工後世之子孫為后土之官后君也能治九州五土之神故祀以為配社之神帝嚳能紀星辰時候以明著使民休作有期不失時節故祀之也堯以天下位授舜封禹稷官得其人是能賞均平也五刑有宅是能刑有法也舜征有苗仍巡守陟方而死是勤衆事而野

死鯀塞水無功被堯殛死於羽山治水九載亦有微功故得祀之世本云作城郭是亦有功也鄭答趙商云鯀非殛死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耳禹能修父之功故祀之上古雖有百物未有名黄帝為物作名正名其體明民謂垂衣裳使貴賤分明得其所也共財謂山澤不鄣教民取百物以自贍也契為舜之司徒掌五教湯放桀於南巢去民之菑謂伐紂自厲山氏以下所得祀者皆有功烈於民也及夫日月星

辰釋上文泰壇泰折等祀也上有祭地祭天祭四時寒暑水旱此不言者舉日月則天地可知四時寒暑水旱則日月隂陽之氣故舉日月以包之非此族謂非厲山以下及日月丘陵等無益於民者悉不得預於祭祀之典也

長樂劉氏曰法施於民則祀之者民賴其法成身者也伏羲氏作八卦而民賴之以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義神農氏作耒耜而民賴之以知耕種之益黄

帝氏作衣裳而民賴之以知尊卑上下之分堯舜執遜避之義而民賴之以知廉讓崇德之美后稷立耕稼之規而民賴之以知粒食畎畝之法是皆功及萬世而莫敢或違故有天下者祀以為報所以重民之生也以死勤事者忠於國者弗顧其生義於君者弗惜其死祀之則忠義勸於天下矣以勞定國者夙夜勞瘁弼成王業如伊尹之相湯升陑如呂望之鷹揚我武如周公之坐以待旦也能禦大災者如鴻水為

栽而后土氏能平五土如懷襄昏墊而夏后氏能滌九源既免民之魚鼈又敷土以播殖也能捍大患者如玁狁猾夏而宣王斥之管蔡亂國而周公征之楊墨亂教而孟子闢之能俾大患弗克興焉黄帝正名百物者謂垂衣裳而定尊畀之法也為舟楫而取諸涣也服牛乘馬而取諸隨也重門擊柝而取諸豫也設杵臼而取諸小過也弦弧矢而取諸睽也作宫室而取諸大壯也易棺椁而取諸大過也立書契而取

諸夫也皆其正百物之名以興天下之利而共其財用於無窮者也

長樂陳氏曰凡聖賢之有功烈於民者蓋皆應時而造隨所著見而已其內之所存豈止於此哉堯之道至於無能名而其所以見祀者止於賞均刑法以義終舜之道至於無為而其所以見祀者止於勤衆事而野死以此推之則功烈者道德之迹迹者祀典之所可載而其為道非祀典之所可盡也夫法施於民

所謂民功曰庸也以死勤事以勞定國所謂事功曰勞也能禦天之大菑捍人之大患所謂治功曰力也嚴陵方氏曰聖王者言其有德又有位也有德而無其位有位而無其德皆不可制祭祀既曰祭又曰祀者蓋祭者祀之事祀者祭之道聖王之制祭祀豈待事其末為哉故下皆言祀而不言祭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施則所以陳之也勤故能免乎難定故能止乎一事欲免乎難而已故於事曰勤國欲止乎一

而已故於國曰定言以死勤事則不敢偷生以勞定
國則不敢自逸菑在天也可禦而已患在人也故可
亢焉有一於此則皆在所祀也故每以祀言之聖王
之制祭祀凡以有功烈於民而已故以法施於民為
首有民必有事故以以死勤事繼之民者國之本也
事者國之治也故以以勞定國繼之國有民事為有
常菑患為有變故以禦大菑捍大患繼之后土則句
龍也平與地平天成之平同后以言其能繼土事也

與后稷謂之后同義星辰之運行固有先後自然之序帝嚳則因其序以著之衆使知之而已賞均刑法者賞不均則止於徼倖刑不法則及於無辜也鯀鄣鴻水所謂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是也鄣謂蔽塞之也洪範所謂陻洪水是也殛之者以其九載績用弗成祀之者以其以死勤事黃帝正名百物則不昧於理故曰明民物有其名皆可取而用之故曰共財顓頊能修之則以不廢黃帝之緒故也契為司徒而民成

者司徒掌邦教教所以成民之性而已冥即玄冥也以其為水官故曰玄冥見月令䟽湯以寛治民即所謂撫民以寛除其邪虐是也文武之所為雖異皆以去民之菑而已以紂之暴非人之所能為也民所取財用者取物之財以為人之用也功烈也贍仰也財用也皆以民言之者亦以民為國之本故也言日月星辰而不言天言山林川谷丘陵而不言地者以天地之功至大祀典所不得而言故也

山陰陸氏曰於此言稷言譽言堯言鯀言禹言黄帝言顓頊言契言冥言湯言文王言武王以著四代禘郊祖宗非專為私恩也以義終終讀如受終之終言黄帝正名百物務以明民且共財也蓋古人取材於物非特其利其義亦是也湯言除虐武王言去民之菑菑甚於虐也書曰惟受罪浮于桀亦湯以寛治民而除其虐若武王之事乃所謂武者也故湯樂謂之濩而已

石林葉氏曰自夏而上葢世以烈山氏主稷勾龍氏主社而易稷以代烈山氏者自殷以來為之也故祀后稷為稷祀勾龍氏為社至於今守之吾讀禮至此然後知逸書作夏社之意書序云湯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意者湯既黜夏殷人有歸罪於社稷之不能保其國而易之者后稷之功在天下而人所共知故以代柱無嫌而勾龍氏未有昭然如稷可代者則不可以苟易所以遷烈山氏而不遷勾龍氏歟

禮記集說卷一百九